

陽明全書

冊七

藏板全集

卷一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五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歎曰
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
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矱是譜者可忽易
哉乃取敘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
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開
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
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
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
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

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與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

而不墮於空微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旣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疏簡爲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喟然歎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

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尙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卽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

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沈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旣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因爲我者固尙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嗷嗷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祕藏也孟某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辯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

者不能自信其心俵俵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卽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某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啾啾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

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沈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祕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

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銓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斃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尙友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

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鬪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

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旣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

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

爭傳之以爲怪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
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
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
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
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
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
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
峯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
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
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瘡
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峯間行蹤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尙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卽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閒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閒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諠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

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第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修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登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